

左傳輯釋

十三

123.65

Y611s

008407-013-5

123.65-Y611s

左傳輯釋

安井 仲平

安井 衡 / 著

M8

AAC-0696



国会
29. 7. 22
圖書館

337703

左傳輯釋卷十七

日南 安井衡 著

襄公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前年知其再失閏頓置兩閏

以應天正故此年正月建子得以無冰為災而書案衡

前年置一閏則此年春為十月十一月十一月夏衛石惡

二月亦得以無冰為災而書之杜注未是出奔晉甯喜之黨書名惡之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

仲孫羯如晉告將朝楚冬齊慶封來奔崔杼之黨者

酒荒淫而出書名罪之自魯奔吳不書以絕位不為

卿十有一月公如楚為宋之盟故朝楚十有二月甲

寅、天王崩、靈王也、乙未、楚子昭卒、康王也、十二月無乙未、日誤、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乎、梓慎魯大夫、今年鄭游吉、宋向戌言之、明年饑甚、傳乃詳其事、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玄枵在子、虛危之次、十八年、晉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亥、至此年十一歲、故在星紀、明年乃當在玄枵、今已在玄枵、淫行失次、以有時、菑陰不堪、陽時菑無冰也、盛陰用事而溫無冰、是陰不勝陽、地氣發洩、蛇乘龍、蛇玄武

之宿、虛危之星、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為青龍、失次出虛危下、為蛇所乘、正義、龜蛇二蟲、共為玄武、故蛇是玄武之宿、虛危之星也、

龍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在東方、東方房心為宋、角亢為鄭、故以龍為宋鄭之星、王引之云、龍謂歲星、宋鄭以歲星為

候、故曰龍宋鄭之星也、史記天官書云、宋鄭之疆、候在歲星、是其證也、歲星本為宋鄭之星、非以東方之宿、房心為宋、角亢為鄭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玄枵三宿、

虛星在其中、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為、歲為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時復無冰、地

氣發洩、故曰土虛民耗、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

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陳侯、蔡

侯、胡子沈子楚屬也。宋盟曰：晉楚之從交相見，故

朝晉、燕國今薊縣。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

為於晉？以宋盟釋齊秦。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也。

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而後薦賄以副己心。衡案：奉承

其事不敢有所後，是誠心事之也。故曰：先事後賄，禮也。非

冀免罪，是巧詐以事之也。故曰：先事後賄，禮也。非

後薦賄，副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言當

從大國請事，以順其志。衡案：宋會于木，請晉楚之

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及盟，齊秦不與焉。是

從不敢貳，今往朝之，是如其志。雖不與盟，敢叛晉乎？

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重丘盟在二十五

年，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

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石碣，有大功

於衛國，惡之罪不及不祀，故曰禮。衡案：從子之名

稱兄弟之子為姪，或曰：謂我姑者，我謂之姪。今以

稱兄弟之子何也？曰：經傳中無稱兄弟之子為姪，戴

記云：兄弟之子猶子也。世因稱兄弟之子為猶子，

然此說其義非稱呼也。男女雖異，仍是兄弟之子。

故依姑稱姪，猶勝於稱猶子耳。南北史以下稱兄

弟之子為從子者，不可枚舉。蓋本于此。朱子不取

此文也。邾悼公來朝時事也。傳言來朝，非宋盟。宋

盟唯施於朝晉楚。秋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自晉，

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不

東門之外而傲廷往也釋文廷况反吾曰猶將更之今

還受章而情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釋文君小國事大國

古本無小字正義晉宋古本及王肅注其文皆如此君國謂為國君言其為君之難也今定本作小

國滅琳云案正義知孔本作君國事大國晉宋古本及王肅本並同蓋君國猶言君人正義云君國

謂為國也而情傲以為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

其子其為君也淫而不父通大子班之妻僑聞之

如是者恒有子禍為三十年蔡世子班弑其君傳

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魯晉屬故

告晉而行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

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君謂鄭伯陸祭云宋之盟

鄭伯不在而楚為此言未詳或曰謂盟時約言云爾即所謂晉楚之從交相見者也衡案或說是也

此無可疑者而陸故開疑竇所謂為後儒滋一辨者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

姑還吾將使駟奔問諸晉而以告問鄭君應來朝

否釋文駟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

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休福

祿也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憲法也衡案縣

憲盟約之外蓋有所縣示故曰憲令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聘

用乘皮束帛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言歲有饑

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楚今執事有命曰女何

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

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
 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
 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復命告子展
 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
 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震下坤上復之
 頤☶震下艮上頤復上六變得頤曰迷復凶復上
 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反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
 復反失道已遠遠而無應故凶衡案繫辭曰又言
 乎變者也故雖不
 撲著布卦亦言之某上處極位復之最晚者也而
 又變為頤頤口象故有飲食之義人之所貪莫若
 飲食故有貪昧之象陰邪也陽正也復以反正得
 名上六遠於反正而為貪昧之象故曰迷復凶

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謂欲得鄭朝以復其願

衡案頤有貪昧之象故曰欲復其願而棄其本不脩德衡案遠於反

復歸無所是謂迷復失道已遠又無所歸衡案上

是復歸無所也復歸無所非死而何能無凶乎君

楚子所為與卦象吻合故引易證之

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言楚子必死君往當

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幾近也言失

道遠者復之亦難吾乃休吾民矣休息也言楚不

能復為害衡案恤憂也裨竈曰衡案裨本或今茲

周王及楚子皆將死裨竈鄭大夫歲棄其次而旅
 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旅客處也歲星

棄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次於北，禍衝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曰鶡，鶡火鶡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星過次，極慎則曰：宋鄭饑，禪竈則曰：周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惟人所在。九月，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為壇，以受郊勞。釋文：壇，徒丹反，正義：服虔本作壇，解云：除地為壇，王肅本作壇，而解云：除地，壇者，則讀為壇也。按下云：作壇，以昭其功，昭其禍，若是，除地，草穢，尋生，不足以昭示後人，杜言壇是也。阮元云：石經舍上有草字，乃重刊增入也。衡案：壇，壇，古通，因有據服本欲讀壇為壇者，然壇以象堂，避野舍，禮也。傳又云：昭其功，注疏是也。正義云：下言草舍，則

此舍上本無草字，石經增入非也。

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

四國，未嘗不為壇。外僕掌次舍者，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菑患，賞其德刑。刑法也。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怠，解也。小適大有五惡，說其罪戾，自解說也。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奉行大國之政，共其職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之命，不然，則重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焉。

用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昭禍焉可也無昭禍以告子孫齊慶封好田而者酒與慶舍政舍慶封子慶封當國不自為政以付舍則以其內實遷于盧蒲癸氏易內而飲酒內實寶物妻妾也移而居癸家數日國遷朝焉就於盧蒲氏朝見封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正義言使諸逃亡之人得賊名而出者以己情告而悉反之故及盧蒲癸癸臣子之子之慶舍有寵妻之子之以其女妻癸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辨別也別姓而後可相取慶氏盧蒲氏皆姜姓曰宗

不余辟言舍欲妻己余獨焉辟之賦詩斷章余取

所求焉惡識宗言己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顧

禮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衡案斷取一章與篇義殊故云余取

所求焉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嬖二子皆莊公黨

二十五年崔氏弑莊公癸何出奔今還求寵於慶

氏欲為莊公報讎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近

兵杖公膳日雙雞卿大夫之膳食衡案卿大夫出

膳日有雙雞也饗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

以其泊饋御進食者饗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

氏滅其膳蓋盧蒲癸王何之謀衡案竊字句盜也傳云御者知之則

本與獲人不相謀蓋御者知獲人易難以驚恐也子怒之故去其肉而特饋其汁而不喻其益怒之也傳言之者以見慶封不學無識政法蕩然更子皆為姦肆意妄行而不知檢制之所以敗也

雅子尾怒二子皆惠公孫慶封告盧蒲癸以二子怒告癸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言能

殺而席其皮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共謀子雅

子尾平仲曰嬰之眾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

敢出不敢洩謀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子家

析歸父例此同名字者必加氏號以別之此前後

兩子家皆單稱其字而杜一以為慶封一以為析

歸父非傳例也今案孔父華父之類皆是字則歸

父亦字非名也古人名字相配杜以歸父為名故此

以子家為其字其誤與以孔父為嘉名同然則此

子家亦謂慶封矣蓋析歸父既告晏平仲平仲以

其事重大自往慶封之家答之傳不言之者云子

家曰則平仲往其家可知也唯平仲往其家而面

答之故云子之言云又焉用盟若是析歸父當還

執慶封不得專辭其盟又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

益知此子家亦慶封也

車齊大夫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

佐子車名陳文子謂桓子桓子文子之子無字曰

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

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之道文子曰可慎守也

已善其不志於貨財顧炎武云邵氏曰此三言者

知禍將作而何以得問其子既得謂守志非守其

獄里名案莊亦里名昭十年傳云又敗諸莊街里
 年戰于莊孟子曰莊嶽之間趙岐曰莊嶽齊街里
 名衡案時無字猶少文子恐其或羅禍故問焉而
 見其志無字知慶氏必敗欲得其木明不與其難
 也然非自守之道故誨之曰可慎守也已傳記之
 者以見陳氏志大晦養以待權之移於己隱然有
 不可測之勢非善之也顧述邵盧蒲癸主何卜攻
 說太鑿惠以莊為里名得之

慶氏示子之兆龜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之

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

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季

慶封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無宇泣衡案慶封父

以此為人所愚傳言此乃使歸慶嗣聞之嗣慶封

之族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歸子家慶封字禍作

必於嘗嘗秋祭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亦無悛志

悛改寤也子息曰亡矣幸而獲在吳越子息慶嗣

陳無宇濟水而戕舟發梁戕殘壞也不欲慶封得

救難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不捷矣姜

癸妻慶舍女癸告之告欲殺慶舍姜曰夫子復莫

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夫子謂慶舍癸曰諾十一

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臨祭事盧蒲姜

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至公所衡案

其勇故不麻嬰為尸為祭尸慶奘為上獻上獻先

獻者釋文集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

公宮廟在宮內 衡案諸侯三門廟 陳氏鮑氏之圍

人為優優俳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束絆

之也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魚里里名優在魚

里就觀之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樂子雅高

子尾陳陳須無鮑鮑國子尾抽柄擊扉三柄椽也

扉門闔也以柄擊扉為期 衡案博雅柄槌也子尾

至此抽出之以擊門扉也椽不易抽子尾欲擊門

扉以為期而已安須極力抽之故下文云援廟柄

言廟以別此柄傳意 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

戈擊之解其左肩猶援廟柄動於莞莞屋棟 衡案

棟瓦也柄在屋角比椽尤大故援之能動 以俎壺

投殺人而後死言其多力 遂殺慶繩麻嬰慶繩慶

隼公懼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言欲尊公室非為

亂陳須無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官言公懼於外難

釋文稅 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

北門克之入伐內宮陳鮑在公所故 弗克及陳子

嶽嶽里名 請戰弗許遂來奔獻車於季武子美澤

可以鑑光鑑形也 展莊叔見之魯大夫 曰車甚澤

人必瘵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禮

食有祭示有所先也汜祭遠散所祭不共穆子不

說使工為之誦茅鴟工樂師茅鴟逸詩刺不敬亦不

知既而齊人來讓讓魯受慶封奔吳吳句餘予之

朱方句餘吳子夷末也朱方吳邑釋文句古侯反正義此時吳君

是餘祭也服虔以句餘為餘祭衡案吳或稱句吳先儒謂句發聲猶越稱於越釋文句古侯反讀如

句則此句亦發聲餘即餘祭之餘句餘為餘祭無疑陸粲惠棟據史記以服說為是然未言餘祭所

以稱句餘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

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

富謂之實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

殲旃殲盡也旃之也為昭四年殺慶封傳癸巳天

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也嫌時已闕喪當書故發

例崔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魯叔孫還在燕賈

在句瀆之丘在襄二十一年陸粲云案二十一年

之黨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子鉏來奔叔孫還

奔燕然則三子之斥逐乃莊公自為之不緣崔子

之亂也傳云公執後乖違注亦不明此意阮元云二

十孰是衡案十九年傳崔杼微逆光齊侯疾病而

立之牙之死三子之奔皆由崔杼背君命而立光

傳原亂之所由起故云崔氏之亂陸不能通傳意

反以為前後乖違謬甚杜注例舉本公年不言諡

當衍及慶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及其邑焉反

還也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邶殿齊別都以邶殿
邊鄙六十邑與晏嬰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
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
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

宰吾一邑

正義外猶以外宰猶益也以外則不得宰一邑故下云恐失富也正義以宰不受邱殿非惡富為益失之衡案惠說是宰主也

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

使無遷也遷移也衡案富之言幅也布帛之幅以二尺二寸為度遷謂增減之

夫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言厚利皆

人之所欲唯正德可以為之幅使無黜嫚黜猶放

也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衡案所以保富在正德為幅故名之為富富即所謂利過其幅則敗吾故不敢貪多以全其富

謂幅也與北郭佐邑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

與子尾邑受而稍致之致還公公以為忠故有寵

釋盧蒲癸于北竟釋放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

得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亂治也衡案

本或作亂臣惠棟云唐石經無臣字石經論語亦然又昭二十四年傳引大誓亦無臣字後人皆據

誓以益之非也崔杼其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

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令十人同心故必得既崔

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崔氏大璧吾獻其柩於是

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于大寢更殯

之於路寢也十二月戊戌朔乙亥誤衡案十一月

丁亥癸巳姑依杜頓置兩閏之說自二十七年十一月乙亥朔推之乙亥為十一月十日丁亥二十

三日癸巳二十九日則十二月朔為乙未蓋未亥形粗相類因訛為亥耳戊戌為月四日如杜說則

十四月間小建十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崔氏弑莊

二月有此理乎公又葬不如禮故以莊公棺著崔杼尸邊以章其

罪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也始求崔杼之尸不得

故傳云國人皆知之顧炎武云言其尸真中井積

案二十七年前崔杼自縊而死傳雖不言時載在向

戊請賞之後則蓋在冬也至此既決歲屍當腐爛

僅存其骨而形未壞顯戮辱於死後或天所為宋

以討弑君之賊也故傳言猶言皆曰以異之

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鄭鄭

伯不在已在楚伯有廷勞於黃涯不敬樊陽宛陵

縣西有黃水西南至新鄭城西入洧穆叔曰伯有

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伯有不受戮必還為鄭國

害衡案此以天道言之惡人國之蠹也若不誅之

失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言無以承先祖

守其家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言薄土行

潦之蘋藻言賤菜實諸宗室薦宗廟季蘭尸之敬

也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之中使服蘭之女而為

之主神猶享之以其敬也正義此意取采蘋之詩

于潦此并言行潦之處故先言之獨言濟澤者以

其亦是出菜之處故先言之獨言濟澤者以濟在魯

國故穆叔獨舉所見而言之也衡案因其服蘭稱

為季蘭頗近戲劇蘭蓋季女之字召南之女此時

叔能傳其字耳敬可棄乎為三十年鄭殺良霄傳

豈為一人行也昭伯叔仲帶子服惠伯曰君子有

遠慮小人從邇邇近也飢寒之不恤誰違其後追

暇也衡案後猶餘也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

之矣言足專任子服子始學者也言未識遠榮成

伯曰遠圖者忠也成伯榮駕鸞公遂行從昭伯謀

宋向戌曰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飢寒之不恤誰

能恤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

及衡案穆叔不知處變之道舍惠伯而從昭伯遂

失釋明年所以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

也宋盟有衷甲之際不以此廢好故曰禮王人來

告喪問崩日以甲寅告故書之以徵過也徵審也

此緩告非有事宜直臣子怠慢故於此發例釋文

陵及本或作懲誤衡案徵懲通此當讀為懲周王

以十一月癸巳崩而以十二月甲寅告臣子怠慢

經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公在外闕朝正之

禮甚多而唯書此一年者魯公如楚既非常此公又

踰年故發此一事以明常衡案公在楚有親送葬

之禍遂至欲無入其國正與季氏逐昭公相類故書

在楚以見其失常且以罪季氏也傳詳序其事釋所

朝正故正釋之曰釋不朝正于廟也義各有在焉讀

者思夏五月公至自楚庚午衛侯衍卒無傳四同盟

閻弑吳子餘祭閻守門者下賤非士故不言盜衛案盜以其賤也閻賤於士固當言盜而變文言閻者義不在貴賤也案傳云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閻使守

舟吳子餘祭觀舟閻以刀弑之此釋經所以書閻也君子不近刑人吳子閻俘為閻而閻以刀弑之是其近刑人甚其見弑乃其耳

自取故書閻以貶之耳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

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

人城杞公孫段伯石也三十年伯有死乃命為卿今

蓋以攝卿行晉侯使士鞅來聘杞子來盟杞復稱子

用夷禮也吳子使札來聘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

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

同於上國秋九月葬衛獻公無傳齊高止出奔北燕

止高厚之子冬仲孫羯如晉

傳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釋不朝正于廟也

釋解也告廟在楚解公所以不朝正楚人使公親

禘諸侯有遣使賄禘之禮今楚欲依遣使之比公

患之穆叔曰禘殯而禘則布幣也先使巫祓除殯

之凶邪而行禘禮與朝而布幣無異乃使巫以桃

茹先祓殯茹黍稷陸祭云說文製黍稷也茹芳也

異芳亦作若爾雅謂之亂祓殯者以若為帚非黍稷也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禮君臨臣喪乃祓殯故楚悔之二月癸卯齊人葬

莊公於北郭兵死不入兆域故葬北郭夏四月葬

楚康王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葬至于西門之外

諸侯之大夫皆至于墓楚郊敖即位郊敖康王子

熊麋也王子圍為令尹圍康王弟鄭行人子羽曰

是謂不宜必代之昌松柏之下其草不殖言楚君

弱令尹強物不兩盛為昭元年圍弒郊敖起本公

還及方城季武子取卞取卞邑以自益使公治問

問公起居公治季氏屬大夫璽書追而與之璽印

也衡案璽書印封皮也印封皮追而曰聞守卞者

將叛臣帥徒以討之既得之矣敢告公治致使而

退致季氏使命及舍而後聞取卞發書乃聞之公

曰欲之而言叛祇見疏也言季氏欲得卞而欺我

言叛益疏我正義多見疏猶論語云多見其不知

杜本皆作多古人多祇同音張衡西京賦云炙炮

夥清酒多皇恩溥洪德施與多為韻此類衆矣

接棟云疏當為誑字之誤也呂覽先識篇云無由

君何必使余明疏為誑欲之而言叛非誑乎杜氏

好改古文故古文義存者少矣衡案據正義其

示作多見疏今本作祇者依服本改之也祇字自

通若作誑誑人非誑公也其義反晦公謂公治曰吾

可以入乎以季氏疏己故不敢入對曰君實有國
誰敢違君公與公治冕服以卿服玄冕賞之固辭
強之而後受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式微

詩邶風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式用也義取寄寓之
 微陋勸公歸五月公至自楚公治致其邑於季氏
 本從季氏得邑故還之而終不入焉不入季孫家
 曰欺其君何必使余季孫見之則言季氏如他日
 不見則終不言季氏及疾聚其臣大夫家臣曰我
 死必無以冕服斂非德賞也言公畏季氏而賞其
 使非以我有德且無使季氏葬我葬靈王不書魯
 不會鄭上卿有事子展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
 印段年少官卑子展曰與其莫往弱不猶愈乎詩
 云王事靡盬不皇啓處詩小雅盥不堅固也啓跪

也言王事無不堅固故不暇跪處東西南北誰敢

寧處謂上卿堅事晉楚以蕃王室也言我固事晉

楚乃所以蕃屏王室王事無曠何常之有遂使印

段如周傳言周衰卑於晉楚吳人伐越獲俘焉以

為閻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閻以刀弑之言以刀

明近刑人以衡案釋經所鄭子展卒子皮即位子皮

代父為上卿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

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在喪故以父命也六斛

四斗曰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

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民

亦望君為善衡案鄰近也猶言倣言見善而倣之民望歸之杜以鄰為鄰國故云民亦望君為善如其說子罕不得已而為善矣叔向何以施而不德稱之哉宋亦饑請於

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施而不德為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飢人叔向聞之

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得國乎得掌國政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氏加焉其以宋

升降乎升降隨宋盛衰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治理其地脩其城六月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

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大叔不書不親事子大叔見大叔文子文子衛大叔儀與之語

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

不恤周宗之闕而夏肄是屏周宗諸姬也夏肄杞

也肄餘也屏城也衡案屏蔽也謂庇蔭之下文云其棄諸姬亦可知則周宗指周

室周室天下所宗故謂之周宗耳其棄諸姬亦可知也諸姬是

棄其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

協比其鄰昏姻孔云詩小雅言王者和協近親則

昏姻甚歸附晉不鄰矣其誰云之云猶旋旋歸之

衡案言晉今棄諸姬而獨治外家雖昏姻之邦其誰旋歸之高子容與宋司徒

見知伯女齊相禮子容高止也司徒華定也知伯

荀盈也女齊司馬侯也相禮侍威儀也阮元云石經本有齊

字後摩去改刊高子容三字故本此行也傳於列國
听云齊字後人妄加石經摩改本是也篇大
諸卿或書國或不書國皆有義例如此經不書
游吉以故于大叔稱鄭以別之華定書官不書族故
稱宋以別于他國左氏傳不可增損一字如此衡
案錢說是也
今從石經

不免子容專專自是也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

伯曰何如子衡案問二對曰專則速及速及禍也侈

將以其力斃力盡而自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

為此秋高止出奔燕昭二十年華定出奔陳傳范

獻子來聘拜城杞也謝魯為杞城公享之展莊叔

執幣公將以酬賓射者三耦二人為耦公臣不足

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為一耦公臣公巫召

伯仲顏莊叔為一耦鄆鼓父黨叔為一耦言公室

卑微公臣不能備於三耦阮元云廣韻云魯有仲

宗璉云儀禮鄉射禮鄭注云司射選弟子之中德

行道藝之高者以為三耦魯國是時賢臣皆仕於

三家故三公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使魯

歸前侵杞田所歸少故不書弗盡歸也晉悼夫人

愠曰齊也取貨夫人平公母杞女也謂叔侯取貨

於魯故不盡歸杞田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不

尚叔侯之取貨正義服虔云不尚尚也尚當取女

之禮故改之衡案十年傳知伯罵荀偃士句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取謂誅之服虔說是也下文毋寧夫入而焉用老臣二句皆蒙此取字否則文義不可通杜旣解取之為取貨乃解下文云毋寧怪夫人之所為無用責我傳無怪字責字杜從何處得來以解彼文也寧取夫人叔侯探先君之意而得之不言已欲取之言雖差激未足以公告叔為悖也正義尚當二字誤倒姑依原文

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楊韓魏皆姬姓也八國皆

晉所滅焦在陝縣楊屬平陽郡衡案楊字石經初刻從木後摩改

才段玉裁云初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刻是也今從之

獻以下兼國多矣武公獻公晉始盛之君誰得治

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行夷禮魯周公之後也而

睥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何有盡歸之魯

之於晉也職貢不之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

朝史不絕書書魯之朝聘府無虛月無月不受魯

貢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

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言先君毋寧怪夫人之所

為無用責我杞文公來盟魯歸其田故來盟書曰

子賤之也賤其用夷禮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

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不得以壽終好

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

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為昭

四年豎牛作亂起本請觀於周樂魯以周公故有

天子禮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此皆各依其本

國歌所常用聲曲曰美哉美其聲始基之矣周南

召南王化之基猶未也猶有商紂未盡善也陸二

南詩何開商紂賈逵云然勤而不怨矣未能安樂

未其音不怨怒而文王安撫存恤之故不免勤勞為

之歌邶鄘衛武王伐紂分其地為三監三監叛周

公滅之更封康叔并三監之地故三國盡被康叔

之化及衡案衛初都邶部故懿公以前之詩為邶風

詩為邶風衛初封國本號其不關二都廢興者為

輯毛詩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淵深也亡國之

音哀以思其民困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宜

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於困吾聞衛康

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康叔周公弟武公

康叔九世孫皆衛之令德君也聽聲以為別故有

疑言為之歌王王黍離也幽王遇西戎之禍平王

東遷王政不行於天下風俗下與諸侯同故不為

雅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宗周隕滅故憂

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為之歌鄭詩第七曰

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美其有治

世之音譏其煩碎知不能久為之歌齊詩第八曰

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泱泱弘大之聲，表東海者

其大公乎，大公封齊為東海之表式，國未可量也。

言其或將復興，陸粲云：服虔曰：言其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可量也。為之歌

豳，詩第十五，豳周之舊國，在新平漆縣東北，曰美

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蕩乎蕩然也，樂

而不淫，言有節，周公遭管蔡之變，東征三年，為成

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故言其周公

之東乎，為之歌，秦詩第十一，後仲尼刪定，故不同。

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

乎，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

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故謂之夏聲，及襄公佐

周平王東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中井積德云：秦國即

周之舊都，故其聲夏也。夏聲猶言京音，衡案：服虔謂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杜注本焉，然若其說，衛

王鄭齊皆夏聲也。何獨稱秦，下為之歌，魏詩第九文又云：其周之舊乎，履軒是也。

魏姬，姓國，閔元年，晉獻公滅之，曰美哉泱泱乎，大

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泱泱，中庸之

聲，婉約也，險當為儉，字之誤也。大而約，則儉節易

行，惜其國小無明君也。陸粲云：史記吳世家注：引賈逵云：其志大直而有曲。

體歸中和，中庸之德難成，而實易行，依此說則險當為險難之意，非字之誤也。今史記本或作儉，疑

後人碑以杜說追改，惠棟云：史記險儉，古文也。漢劉脩碑云：動乎儉中，今易作險，衡案：婉順也，順者

曲意行事不失大直賈訓曲近是險儉通魏風葛屨序云其君儉嗇褊急汾沮如序云刺儉也園有

桃序云儉以嗇是魏俗也為之歌唐詩第十唐晉詩儉嗇杜讀險為儉是也

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

也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憂深思遠情發於聲

王念孫云遺民本作遺風此涉下文猶有先王之遺民而誤案杜注云晉本唐國故有堯之遺風則

唐世文之民同顯與杜注不合此後人以已誤之傳

文改之也唐風蟋蟀正義云有唐堯之遺風故名

之曰唐季札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

風乎彼疏所引正作遺風阮元云此疏為後人所改

也史記吳世家正作遺風阮元云此疏為後人所改

歌陳詩第十二曰國無主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

所畏忌故曰國無主自鄆以下無譏焉鄆第十三

曹第十四言季子聞此二國歌不復譏論之以其

微也為之歌小雅小正亦樂歌之常曰美哉

思而不貳思文武之德無貳叛之心怨而不言有

哀音其周德之衰乎衰小也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衰正義服虔以為此歎變

之明聖而不貳於當時之王怨當時之政而不有

背叛之心也其周德之衰微乎疑其幽厲之政也

今知不然者以小雅大雅二詩相類今歌大雅云

其文王之德乎是歌其善者以大雅準之明知歌

小雅亦歌其善者也若其不然何意大雅歌善小

以體自裁用分之陋習而已其正皆美周室所以興其變小
 葉據季札之言臆造此義以排擊舊說乃宋人師蓋
 變雅當後又何以所作先也夫國風準之所作雅為先
 雅何為以頌所作為先也夫國風準之所作雅為先
 為大為小頌以此事為葉云孔子未與之詩賢而為賓
 主焉得有後世躁妄之徒孔子未與之詩賢而為賓
 其全乃有後世躁妄之徒孔子未與之詩賢而為賓
 評議之人歌之陸季札而歌亦就其二札就所以評聞
 為遠之是魯人欺季札而歌亦就其二札就所以評聞
 夫大魯為季札在歌詩經聖人揚先王之術以教人豈
 孔子魯變雅編在歌詩經聖人揚先王之術以教人豈
 以後孔子刪案服說也今案葉氏此論似未必然然錄
 所陳者為後者詩未刪之序也今案葉氏此論似未必然然錄
 亦與今詩次序不同蓋雅以正變為大小頌以作所
 變雅大雅皆正雅也如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以作所
 以札小雅為周德之評議大雅為文王之葉夢得曰季
 札因就所聞而評議之孔說大雅為文王之葉夢得曰季
 札因就所聞而評議之孔說大雅為文王之葉夢得曰季

刺雅之所所以衰義無二致而大雅之於小雅其於
 小雅之所所以衰義無二致而大雅之於小雅其於
 大雅評其正以互言出之常若二雅正變之義盡
 見矣此古人言語文辭之常若二雅正變之義盡
 煩義之辨殆不堪讀以李札之賢左氏之文豈為此
 無用之遺哉此義本易知而諸儒不能曉何也猶
 有先王之遺民焉者幽厲雖為之歌大雅大雅陳
 無道文武成康之澤未斬也為之歌大雅大雅陳
 文王之德以正天下曰廣哉熙熙乎熙熙和樂聲
 王念孫云訓熙熙為和樂聲則與廣字義不相屬
 予謂熙熙即廣也周語曰熙熙廣也重言之則曰熙
 熙謂其廣熙熙然也廣哉熙熙曲而有直體論其
 猶言遠哉遙遙殆哉岌岌矣曲而有直體論其
 聲其文王之德乎雅頌所以詠盛德形容故俱歌
 其美者不皆歌變雅為之歌頌頌者以其成功告
 於神明曰至矣哉言道備直而不倨倨傲曲而不

屈屈撓，邇而不倂，謙退，遠而不攜，攜貳，遷而不淫。

淫過蕩，服虔云：遷徙也。文王徙鄴，武王徙鎬，衡案直而不倂，以下十四句皆謂音節遷高下。

相遷也。復而不厭，常日新，正義去而復反，則為人所厭，此復而能使人

復也。謂王者政教日新，雖反復而行，不為下之厭薄。哀而不愁，知命樂而不

荒，節之以禮，用而不匱，德弘大，廣而不宜，不自顯。

施而不費，因民所利而利之，取而不貪，義然後取。

處而不底，守之以道，正義處而不動，則失於留滯，此雖久處而不能不底滯也。

行而不流，制之以義，正義自直而不倂，至此意而不流之十四事皆音有此行意。

五聲和，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八風平，八方之氣

謂之八風也。王引之云：樂之有八音，以應八方之風也。隱五年傳：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

鼓而行之，鑄之金，磨之石，繫之絲，木越之，匏竹之，風是也。因而八音，即謂之八風。襄二十九年傳：五聲和，八風平，謂八音克諧也。五聲，八風，相對為文。杜

注云：律，非也。昭二十年傳：以相成也。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二體，三類，四物，五

相次，則是八音矣。八律，以奏五聲，八風與七音九歌

風，若八方之風，具是八音，皆人所為。故曰：為九音九歌

十年傳：曰：八方之風，亦非大戴記：小辨篇：天子學

樂辨風，又曰：循弦以觀於樂，足以辨風矣。辨風，即

吹燠，箎之風，鑿動金石之音，風猶音也。成九年傳

晉侯見鍾儀，使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樂操土

樂，不忘舊土，風謂南音，此謂八音克諧也。證節有度

守有序，八音克諧，節有度也，無相奪倫，守有序也。

盛德之所同也，頌有殷，魯故曰：盛德之所同，正義

劉炫

直據周頌而云頌有商魯之德本非德洽之歌何知不
 以為魯頌只美僖公之德顧炎武云商周同此
 盛德非必及魯衡案後儒之意多不滿於僖公故
 以頌為周頌不及魯頌然魯頌所詠上自姜嫄后
 稷所以及周公謂之非盛德可乎魯頌又取美果若後
 儒所以論孔子當刪之今不刪又取其思無邪
 之句以為蔽三百篇其重之如何也而後師為季
 議之豈以孔子為阿於父母之國邪且樂師為魯
 札歌詩豈以孔子為遺而獨遺其國之惡而不歌邪
 頌為溢美過飾如後儒所見欲掩國之惡而不歌邪
 此尤不可曉故此節見舞象削南籥者象削舞所
 之解唯注疏得之

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釋文削音朔正義
 言天下樂削去無道陸粲云程大昌曰南籥者二
 南之籥鼓鐘之詩所謂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者也
 又杜不言削是何物案下籥也字體變耳或云說
 書稱籥韶司馬貞謂削即籥也字體變耳或云說
 文削以竿擊人也疑是舞人所執之竿竇儼夫周
 正樂云舞籥謂之削其說皆未識然否衡案釋文

音假借耳程以南為下雅有韶削則當讀為籥蓋二
 南則二南非風之說所由起失之遠矣南夷鐘傳云
 樂故南籥為文王之樂也隱三年傳曰風有采繁
 采蘋二南之稱風尚矣而學者猶或惑程說可笑
曰美哉猶有憾美哉美其容也文王恨不及己致
 大平陸粲云有憾者蓋自觀者言之惜其未身致
 安之也久矣何恨之有衡案凡舞象其事以文王
 之聖其澤未廣被天下其見於舞者自然有遺憾
 之象猶武王不及制而崩武未盡善耳而說者
 以未盡善亦為放伐不若禪讓皆後儒刻薄之見
 也說詳於見舞大武者武王樂曰美哉周之盛也
 論語集說見舞大武者武王樂曰美哉周之盛也
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殷湯樂曰聖人之弘也而
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慙於始伐見舞大夏者禹

之樂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盡力溝
 洫勤也見舞韶削者舜樂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
 之無不疇也疇覆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
 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削而季子知其終也季札
 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涉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中
 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
 政知其興衰也聞秦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八
 風平皆論聲以參政也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
 篇數正義先儒以為季札在吳未嘗經見此樂為
 歌諸詩其所歎美皆以詩辭之內求所歎之

意故有杜辨之傳遜云季札以韶樂終也杜至盛無加
 云雖有他樂不取請非謂樂之終也杜以季子聽
 樂之知以極其評吳素所當涉見故能聽今總讀傳臆
 度皆似得於聞音而季子雖賢恐未至此或左氏然
 非素知而能之則季子雖賢恐未至此或左氏然
 有附會不可盡信而杜多曲為之解耳衡案季札
 素知而賢豈肯為之哉傳駁之甚也而終不能自
 信其說至誣左氏為附會其謬甚於杜矣古樂壞
 散其義不可得而聞然子貢嘗云見其禮而知其
 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下等百世之禮而
 之能違是古之賢者皆能聞其樂而知其德何獨
 怪季子哉大抵後儒不能篤信好古己所不德何以
 疑古人甚焉至所以附會也其出聘也通嗣君也
 吳子餘祭嗣立馬宗連云賈服皆以嗣君為夷末
 弒而夷末立證之可案經吳子使札來聘下正義
 又曲為疏證非是衡案經吳子使札來聘下正義

辨吳子為餘祭其說極是襄二十五年十二月吳子遏卒餘祭蓋以二十六年即位至此四年未嘗通使於上國嗣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君為餘祭甚明

速納邑與政納歸之公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

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歇盡也衛案歇息

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變高

之難難在昭八年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

縞帶子產獻紵衣焉大帶也吳地貴縞鄭地貴紵

故各獻己所貴示損己而不為彼貨利正義鄭玄禮記注云

白經赤緯曰縞衛案說文紵檠屬細者謂子產曰為經粗者為紵陸璣草木疏紵亦麻也

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之以

禮不然鄭國將敗侈謂伯有適衛說遠瑗遽伯玉

史狗史朝之子文子史鮒史魚公子荆公叔發公

叔文子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

將宿於戚戚孫文子之邑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

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辯猶爭也夫子獲罪於

君以在此孫文子以戚叛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

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言至危君又在殯

而可以樂乎獻公卒未葬遂去之不止宿文子聞

之終身不聽琴瑟聞義能改適晉說趙文子韓宣

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言晉國之政將

集於三家衡案言晉國終將為三家之有故不言

知伯事終季說叔向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

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富必厚施故政在

正義謂多以惡人為良而善之衡案多良謂國

大夫良且富民皆歸心故云政將在家正義讀吾

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秋九月齊人孫夔公孫竈

放其大夫高止於北燕夔子尾竈子雅放者宥之

以遠乙未出書曰出奔罪高止也實放書奔所以

示罪高止好以事自為功且專故難及之冬孟孝

伯如晉報范叔也范叔士鞅也此年夏來聘為高

氏之難故高豎以盧叛豎高止子十月庚寅問丘

嬰帥師圍盧高豎曰苟使高氏有後請致邑還邑

於君齊人立敬仲之曾孫鄰敬仲高侯良敬仲也

良猶賢也十一月乙卯高豎致盧而出奔晉晉人

城絳而寅旃晉人善其致邑鄭伯有使公孫黑如

楚黑子皙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

有曰世行也言女世為行人亦往也子皙曰可則

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皙怒將伐

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

氏禘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言不能久也禘諶鄭

大夫釋文謀本亦作湛惠棟云漢書古今人表禪

後漢有卑躬為北地大守杜改甲為禪俗又改湛

為譖古文盡亡矣段玉裁云禪譖之名蓋本是燧

字燧者姓也燧者行竈也故禪譖之字曰竈所關

禪譖之姓當從惠說名當從段說雖非理義所關

亦考古博物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

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而後能紓紓解也紓衡案

也然明曰政將焉往禪譖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

其焉辟子產言政必歸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

子產位班次應知政擇善而舉則世隆也世所高

也天又除之奪伯有魄喪其精神為子產驅除王

孫云天又除之之字即指子產而言小雅天保篇

何福不除毛傳曰除開也此言子產位當知政而

世皆稱其善天又開除子產而奪伯有之魄則政

將焉避子產也天又除之猶言天又啓之啓亦開

也三十一傳趙文子問於屈狐庸曰延州來李

子其果立乎巢隕諸樊闞戾戴吳天似啓之語意

與此相案上文有天又除之為驅除伯有則於語意

不合衡案上文有子產而無伯有若以之字指伯

有則上無所頂又下文將焉辟之之字指子產

則此之字亦指子產甚明王訓除為開是也子

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產息之

乃猶可以戾戾定也不然將亡矣

經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夏四月蔡世

子般弑其君固五月甲午宋災天火曰災宋伯姬卒

從夫諡也、叔弓叔老之子、卿共葬事、禮過厚、三月而

葬、速、鄭良霄出奔許、者酒荒淫、書名罪之、自許入于

鄭、不言復入、獨還無兵、鄭人殺良霄、冬十月葬蔡景

公、無傳、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

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會未有言其

事者、此言宋災故、以惡宋人不克己自責而出會求

財、歸宋財、既而無歸於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

不可不、信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

王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

偽、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謂也、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

宋人也、如傳所言、專責諸侯大夫之者、尤諸侯之大夫、失

非尤宋人貪財也、杜謂故不書其人、釋卿不書、書曰

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釋向戌之并、貶不書、知不

非其人、承上以起、君子之論、書曰、云云、乃釋經書、法

夫夫恤患、分災、同盟、之義也、宋人出會、固其所耳、經

豈薄責、失信、之大夫、而重尤、出會之宋人哉、向戌不

使諸侯、守信、雖由諸侯、而身列其會、不能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通嗣君也

邾敖即位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王子圍為令

尹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

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

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子蕩蕩罷助之匿其情

叔問之、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

對曰、吾得見與否、在此歲也、駟良方爭、未知所成

駟氏子皙也、良氏伯有也、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

知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愎很

也、子皙好在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

惡也、惡至無日矣、為此年秋、良霄出奔、傳二月、癸

未、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輿眾也、城杞在往

年、衡案、凡晉人稱輿人者、皆役夫也。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

與於食、有與疑年、使之年、使言其年、正義、有與同食者、問此老

人之年、不告以實、疑其人、也、衡案、周禮、地官、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

五皆征之、悼公時、晉遷新田、則此時絳縣為野矣、此老人不類、六十五以下者、故與食者疑其年、過六十五、使之言其年、非一、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問不告實、而再問之也、

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五甲子矣、其

季於今三之一也、所稱正月、謂夏正月也、三分六

甲之一、得甲子甲戌、盡癸未、焦循云、甄鸞按、四百

今三之一者、計四百四十五甲子、有二萬六千七百

未滿一甲子、六十日、注云、三分六分、取一、謂去四

留二十日也、是以注云、三分六分、取一、謂去四

成、盡癸未、謂止有四百四十四甲子、奇二十日、合

之數也、衡案、當時晉國政法紊亂、役及耆耄、老人

五甲子於末甲子中得三分之一也故云其季於今三之一也杜以正月為夏正是也夏時得天故周雖以十一月為正其民間恒言及記時令之書皆用夏正為其便於事也若以此正月為周正則更增一甲子為日二萬六千七百二十日與下二首六身不合且老人云臣生之歲言歲不言年明是夏正故知杜注是也吏走問諸朝皆不知故問之師曠曰

魯叔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之歲也在文十一年是歲也狄伐魯叔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而皆以名其子七十三年矣叔孫僑如叔孫豹皆取長狄名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史趙晉大史亥字二畫在上併三人為身如算之六下二如身是其日數也下亥上二畫豎

置身旁正義二畫為首六畫為身下首之二畫並之使其身旁則是生來日數也衡案算位一為一川為二卜為六自左右行亥字二首橫畫下之為豎畫如身置身左旁則為川是二也亥身析畫有六句是六者三故上文伯云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句也杜注本精核正義謂注置字釋傳如字遂訓如為往邵陸諸士文伯曰然則二人為其所誤及駁杜注皆非

萬六千六百有六句也文伯士弱之子趙孟問其

縣大夫則其屬也屬趙武召之而謝過焉曰武不才任君之大事以晉國之多虞不能由吾子由用

也使吾子辱在泥塗久矣武之罪也敢謝不才遂仕之使助為政辭以老與之田使為君復陶復陶

主衣服之官正義昭十二年傳說楚子出獵王皮冠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復陶

之文在冠履之間知復陶是衣也此言君復陶是主君衣服之官也衣冠之名復陶其義未聞衛案若是主衣服之官當在君側不宜以為絳繇師參以昭十二年傳皮冠翠被豹舄皆衣外一物則復陶恐亦衣外一物此說然推文義恐當如此以晉侯復陶與此誠臆說然推文義恐當如此以

為絳繇師繇師掌地域辨其夫家人民而廢其輿

尉以役孤老故正義服虔云與尉軍尉主發眾使民正義服虔云與尉軍尉主發眾使

尉以役孤老故民正義服虔云與尉軍尉主發眾使尉以役孤老故民正義服虔云與尉軍尉主發眾使

尉以役孤老故民正義服虔云與尉軍尉主發眾使尉以役孤老故民正義服虔云與尉軍尉主發眾使

尉以役孤老故民正義服虔云與尉軍尉主發眾使尉以役孤老故民正義服虔云與尉軍尉主發眾使

歸以語諸大夫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媮薄也有

趙孟以為大夫有伯瑕以為佐伯瑕士文伯有史

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

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傳言晉所以

不失諸侯且明歷也夏四月己亥鄭伯及其大夫

盟駟良爭故君子是以知鄭難之不已也鄭伯微

弱不能制其臣下君臣詛盟故曰亂未已蔡景侯

為大子般娶于楚通焉大子弑景侯終子產言有

子禍也初王儋季卒儋季周靈王弟其子括將見

王而歎括除服見靈王入朝而歎單公子愆旗為

靈王御士過諸廷愆旗行過王廷王念孫云過當

儋括入朝而愆旗遇之於廷故曰遇諸廷猶論語

當言過諸廷矣論語鯉趨而過廷若加一字而曰
 鯉趨而過諸廷其可乎鯉趨案括歎於廷深念其所
 欲為愆過諸廷與鯉趨過廷之意自別傳文不誤
 但杜誤解耳御士聞其歎而言曰烏呼必有此夫
 侍御之士謂近習聞其歎而疑括有異志而今
 欲有此朝廷之權歎於廷不知人過己是其所思
 念非尋常之事也故云必有此夫此指其所常疑
 而言之蓋反叛大事不欲輒宣諸口故言此以影
 之耳如杜注不補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不感而
 願大視蹀而足高心在他矣不殺必為害王曰童
 子何知及靈王崩僖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靈王
 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僖括圍蕪逐成愆成愆
 子景王弟佞夫弗知戊子僖括圍蕪逐成愆成愆
 蕪邑大夫成愆奔平時平時周邑五月癸巳尹言

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五子周大夫括瑕
 廖奔晉括廖不書賤也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

在王也佞夫不知故經書在宋災下從赴臣衡案羣

無罪之母弟而王付之不問故曰罪在王也此禍
 遠胎於先王之世傳推而原之使後世人主知所
 戒因終言之故載宋災上其實天王殺佞夫在
 宋災之後非經傳有異也凡此類杜皆以赴告釋
 之疏或叫于宋大廟叫呼也曰諱諱出出諱諱熱

也出出戒伯姬魚猶云諱古與嘻通公羊傳慶父
 史記張儀被笞而其妻曰嘻子母讀書游說安有此
 辱乎一因將死而作此聲一因被笞而作此聲則
 此聲悲戚慘痛可知董子精華篇若謂奚齊曰嘻
 嘻為大國君之子富貴足矣何以兄之位為欲居
 之以至此乎錄所痛之辭諱也左氏於諱諱之上明
 指出至一叫字叫猶號也諱諱出出乃號咷之聲出

出鄭注周禮引案說文誦誦即咄咄亦嗟歎之聲引
 省文作出耳衡案說文誦誦痛也蓋謂痛傷之貌引
 傳則作誼云可惡之辭从言矣聲阮元云許意謂
 左作誼誼即誼諱之假借字也諱諱痛傷之聲則
 出出亦必嗟歎之聲當以禮注作誼為正杜以爲
 火妖故訓諱諱為熱伯姬不出而卒故讀出如字
 皆解耳鳥鳴于亳社殷社如曰諱諱皆火妖也甲
 午宋大災宋伯姬卒待姆也姆女師君子謂宋共
 姬女而不婦女待人待人而行婦義事也義從宜
 也伯姬時年六十左右王引之云義訓為宜不訓
 辭矣今案義讀為儀儀度也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
 必待人也說文儀度也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
 于羣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儀與
 義古字通晉語曰臣請薦之義不儀而君比義焉楚
 語曰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又曰其智能
 上語下比義皆謂比度之也衡案杜釋意而不詰字

從宜即義宜也之意其說可通六月鄭子產如陳
 然不若王讀為儀之意尤直捷也
 泣盟歸復命告大夫曰陳亡國也不可與也不可
 與結好聚禾粟繕城郭恃此二者而不撫其民其
 君弱植公子侈大子卑大夫教政多門政不由一
 人以介於大國介間也能無亡乎不過十年矣為
 昭八年楚滅陳傳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也傷
 伯姬之遇災故使卿共葬鄭伯有耆酒為窟室窟
 室地室而夜飲酒擊鐘焉朝至未巳朝者曰公焉
 在家臣故謂伯有為公其人曰吾公在壑谷壑谷
 窟室皆自朝布路而罷布路分散既而朝伯有朝

鄭君則又將使子皙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皙以
 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雍梁鄭地醒而
 後知之遂奔許大夫聚謀子皮曰仲虺之志仲虺
 湯左相云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
 也罕駟豐同生罕子皮駟子皙豐公孫段也三家
 本同母兄弟伯有汰侈故不免三家同出而伯有
 孤特又汰侈所以亡人謂子產就直助彊時謂子
 皙直三家彊子產曰豈為我徒徒黨也言不以駟
 良為黨國之禍難誰知所敝王引之云敝猶終也言不知禍難所終也
歸妹象傳曰君子以永終知定緇衣曰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是敝與終同義高注淮

南原道篇曰敝盡也盡亦終也衡案敝讀為周禮
 大司馬火弊之弊弊定也止也敝弊古字通用字
 又作蔽昭十四年傳叔魚蔽罪邢侯杜注蔽斷也
 斷亦定也古人未有訓敝為終者王所引適足以
 為敝訓定之證而新翔字義訓
 敝為終亦聰明自用之過也
 或主彊直難乃不
 生言能彊能直則可弭難今三家未能則伯有方
 爭姑成吾所欲以無所附著為所衡案所處所也吾所身所居也
身所居即心所居也成吾所猶言成吾志子產之志欲從義行事無所偏附也辛丑子產
 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不與於
 國謀印段從之義子產子皮止之眾曰人不我順
 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
 之壬寅子產入癸卯子石入子石印段皆受盟于

子皙氏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大宮大宮祖廟

盟國人于師之梁之外師之梁鄭城門伯有聞鄭

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

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墓門鄭城門案

名城門以墓古人雖不拘恐無此理昭五年傳叔仲子謂李孫曰帶受命於子叔孫曰葬鮮者自西

門李孫命杜洩曰卿喪自朝魯禮也是卿喪之外不敢自正門出別開一門以出之因名墓門

耳伯有自其瀆入經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伐舊

北門馬師頡子羽孫駟帶率國人以伐之駟帶子

西之子子皙之宗主也皆召子產駟氏伯有俱召

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兄弟恩等故無

所偏助伯有死於羊肆羊肆市列子產祿之枕之

股而哭之歛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

諸斗城斗城鄭地名子駟氏欲攻子產衡案子駟

子孫以字為氏上文子皙以駟氏之甲伐而焚子之是也子駟之子疑衍然各本皆同姑依原文子

皮怒之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斂

葬伯有為有禮於是游吉如晉還聞難不入懼禍

并及復命于介八月甲子奔晉衡案未入國駟帶

追之及酸棗與子上盟用兩珪質于河子上駟帶

也沈珪於河為信也酸棗陳留縣釋文與子上用

如字一音致一本作與子上盟絕句用兩珪質于河別為一句也王引之云用上盟字蓋衍文用兩

珪質于河此誓也非盟也下文入盟大夫乃言盟耳曲禮曰約信曰誓泣牲曰盟衡案既與子上盟不須復用兩珪質于河釋文本無盟字是也質質諸河神也讀如字是也使公孫盱入

盟大夫己巳復歸游吉歸也書曰鄭人殺良霄不

稱大夫言自外入也既出位絕非復鄭大夫衡案其位

既絕經不當書而仍書之者其能入為患者以其嘗為卿故原其罪所由而書之稱人以殺罪伯有

也傳不言者既於子矯之卒也子矯公孫董卒在

十九年將葬公孫揮與裨竈晨會事焉會葬事過

伯有氏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子羽公

孫揮以莠喻伯有伯有侈知其不能久存於是歲

在降婁降婁中而且降婁奎婁也周七月今五月

降婁中而天明正義劉炫以為五月降婁未中王引之云劉說是也月令仲夏且危

中季夏且奎中月令季夏為周之八月杜當裨竈

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指降婁也歲星十二年而一

終歲不及此次也已不及降婁及其亡也歲在媯

訾之口媯訾營室東壁二十八年歲星淫在玄枵

今三十年在媯訾是歲星停在玄枵二年正義釋天云媯

訾之口營室東壁也十二次子為玄枵亥為媯訾

已在玄枵今三十年始在媯訾三年其明年乃及

降婁僕展從伯有與之皆死僕展鄭大夫伯有黨

羽頡出奔晉為任大夫羽頡馬師頡任晉縣今屬

廣平郡雞澤之會在三年鄭樂成奔楚遂適晉羽
頡因之與之比而事趙文子言伐鄭之說焉以宋
之盟故不可宋盟約弭兵故子皮以公孫鉏為馬
師鉏子罕之子代羽頡楚公子圍殺大司馬為掩
而取其室為掩二十五年為大司馬申無字曰王
子必不免無字芊尹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
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
偏佐也而王之四體也俱股肱也絕民之主去身
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大焉何以得免
為昭十三年楚弑靈王傳為宋災故諸侯之大夫

會以謀歸宋財冬十月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
蔓宋向戌衛北宮佗佗北宮括之子鄭罕虎虎子
皮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於宋故不
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
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
信之不可也如是寵謂族也衡案寵謂為卿擢居
卿位則書於經今經
沒而不書為卿之寵棄矣
如族人皆有寵之有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
右信之謂也詩大雅言文王所以能上接天下接
人動順帝者唯以信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偽不
信之謂也逸詩也言當善慎舉止無載行詐偽書

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傳云既而

無歸所以釋諸侯大夫之不書也又云宋災故尤

之所以釋向戌之并貶也戌為正卿深致火災燒

殺其夫人未聞克己之意而以求財合諸侯故與

不歸財者同文衡案既而無歸於宋紀事之文故

子之言耳非釋書法也此乃專論書法某人

非謂諸侯大夫邪其會于澶淵本謀歸宋財是宋

災故乃其本謀也既而無歸於宋故傳書其本謀

而釋之曰尤之也尤之也者尤諸侯大夫失信非

尤向戌貪財也杜注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向戌既

以災求財諸侯大夫許而不歸客主皆貶君子以

尊尊之義也君親有隱故略不書魯大夫以示例

鄭子皮授子產政伯有死子皮知政以子產賢故

讓之辭曰國小而偏偏近大國族大寵多不可為

也為猶治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

之國無小言在治政小能事大國乃寬為大所恤

故也子產為政有事伯石賂與之邑伯石公孫段

有事欲使之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言

鄭大夫共憂鄭國事何為獨賂之子產曰無欲實

難言人不能無欲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

非我有成其在人乎言成猶在我非在他何愛於

邑邑將焉往言猶在國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為

四鄰所笑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言賂以邑

欲為和順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鄭國史書曰安

定國家必大焉先先和大族而後國家安衡案孟

不獲罪於巨室遠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要其成

也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卒終也伯有既死使

大史命伯石為卿辭大史退則請命焉請大史更

命己復命之又辭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

惡其為人也惡其虛飾使次己位畏其作亂故寵

之子產使都鄙有章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

分部上下有服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封

疆也洫溝也衡案五溝五塗井田法也傳以封洫

法已壞子產復之耳深四尺廣四尺曰溝深八尺

也廬井有伍廬舍也九夫為井使五家相保衡案

田之廬也云廬井有伍則井田之伍也若是邑中

之伍不當言井蓋五家相保邑中之伍也五井相

保井田之伍也故云廬井有伍周禮無此法春秋

之時風俗漸漓子產初意制之以防民僞耳下文

云取我田疇大人之忠儉者謂卿大夫從而與之

秦侈者因而斃之因其有罪而斃路之豐卷將祭

請田焉弗許田獵也曰唯君用鮮鮮野獸衆給而

已衆臣祭以芻豢為足陸祭云宣十二年注新殺

左傳輯釋

卷十七

三

陸不知杜意而妄駁之非也然杜云以芻豢為足則失之鮮與腊對給從有無之辭子產之意蓋謂祭貴多品然眾臣之祭有腊則用之無腊則止用少牢不得新殺薦野獸也

張豐卷退而徵役召兵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

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請於公

不沒入衡案里居也三年而復之及其田里及其入焉

田里所收入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

褚之褚畜也奢侈者畏法故畜藏陸案云褚衣之

曰真之褚中以出莊子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盧文弼云周禮應人注預藏釋文云預本作貯又作

褚阮元云呂覽樂成篇褚之作貯之元應書引同衡案褚其物也畜藏其義也子產使都鄙有章上

下有服先是章服奢儻故畏而畜藏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

吾其與之並畔為疇衡案麻田曰疇伍之即上文盧井有伍之伍云取我田疇明

非五家相保之伍也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

我有田疇子產殖之殖生也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嗣續也傳言鄭所以興阮元云呂覽樂成而死作若死李善東都賦注潘安

仁關中詩注褚淵碑文注引並作若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公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秋九月癸

巳子野卒不書葬未成君己亥仲孫羯卒冬十月滕

子來會葬諸侯會葬非禮癸酉葬我君襄公十有一

月莒人弑其君密州不稱弑者主名君無道也段王裁云

朱鉏與密州音相同左傳經自作買朱鉏疑後人以公穀之經易此衡案傳云書曰昔人弑其君買朱鉏凡傳言書曰者直舉經文無所改竄與一地兩名經傳各舉其一者自別則此經亦必作買朱鉏矣段說也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穆叔至自會澶淵會還見

孟孝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偷不似民主偷

苟且且年未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

久矣成二年戰於鞏趙朔已死於是趙文子始生

至襄三十年會澶淵蓋年四十七八故言未盈五

十王引之云諄諄眊亂也昭元年傳諄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杜彼注云八十

曰耄耄亂也義與此同諄諄或作詵詵又作怵怵爾雅詵詵亂也釋文詵詵之聞之詵二反或作諄諄

音同楚辭九章中悶瞽之怵怵並字異而義同漢書五行志引此文顏注諄諄重頓之貌也失之

若趙孟死為政者其韓子乎韓子韓起吾子孟與

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子也言韓起有君子之德

今方知政可素往立善晉君將失政矣若不樹焉

使早備魯使韓子早為魯備既而政在大夫韓子

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足與也魯其懼

哉孝伯曰人生幾何誰能無偷朝不及夕將安用

樹衡案本或樹下有善字非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

語諸趙孟之偷也而又甚焉言朝不及夕偷之甚

也又與季孫語晉故如與孟孫言季孫不從及趙

文子卒，在昭元年，晉公室卑，政在侈家，韓宣子為政，不能圖諸侯，魯不堪，晉求讓，慝弘多，是以有平

丘之會，平丘會在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齊

子尾害閭丘嬰，欲殺之，使帥師以伐陽州，陽州魯

地，我問師故，魯以師往，問齊何故伐我，顧炎武云：問齊人用

師之故，解魯以師往，非衡案，下文云：子尾殺閭丘

嬰，以說于我師，注魯以師往，預解彼師，非釋此傳

誤，顧誤解耳。夏五月，子尾殺閭丘嬰，以說于我

師，言伐魯者，嬰所為也，伐陽州不書，不成伐，工偻

灑，消竈，孔虺，賈寅，出奔莒，四子嬰之黨，出羣公子，

為昭十年，樂高之難，復羣公子起本，公作楚宮，適

楚好其宮，歸而作之，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

必從之，今尚書大誓亦無此文，故諸儒疑之，君欲

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

辛巳，公薨于楚宮，叔仲帶竊其拱璧，拱璧，公大璧，

以與御人，納諸其懷，而從取之，由是得罪，得罪謂

魯人薄之，故子孫不得志於魯，立胡女敬歸之子

子野，胡歸姓之國，敬歸，襄公妾，次于季氏，秋九月

癸巳，卒，毀也，過哀毀瘠，以致滅性，己亥，孟孝伯卒，

終穆叔言，立敬歸之弟齊歸之子公子裊，齊，諡，裊

昭公名，穆叔不欲曰：天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

立長立庶子則以年，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先人事後卜筮也。義鈞謂賢等，非適子何必姊之子。言子野非適嗣，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感而有嘉容，是謂不度。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言其嬉戲無度。釋文：衰本又作縗，亦作縗，同。阮元云：縗，正字也。衰，假借字也。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為昭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冬十月，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惰不敬也。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

死所矣。有死兆，能無從乎？為昭三年，滕子卒傳。案

死所謂殯宮言其兆見於殯宮矣。癸酉葬襄公，公薨之月，子產相

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

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

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充滿，斥見言其多。陸榮云：廣也。衡案：斥，開也。猶言縱。莊子：田子方揮斥八荒。注：揮斥猶放縱是也。無若諸侯之

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館舍也。

高其閤闕。闕門也。釋文：闕，獲耕反。杜云：門也。爾雅：所以止扉謂之闕。然爾雅本止扉之名，或作闕。字

讀者因改左傳，皆作各音。案下文云：門不容車，此

云：高其閤闕，俱謂門耳。於義自通，無為穿鑿。王引

之云：顏師古匡謬正俗曰：爾雅云：所以止扉謂之

閣郭景純注曰門辟旁長楹也左傳曰高其閣
 案作閼者左傳原文也作閣者傳寫之誤也元開
 從作閼之本而訓為門允矣當矣郭注爾雅引之
 閉閣則為東晉時誤本所惑師古不知正景純厚
 其墻垣闕與閉同義皆謂門也猶垣與墻同義垣
 亦墻也學實事求是自當據元凱以規景純之
 失何得襲謬承譌而以不誤者為誤乎近世通儒
 若惠氏定字段氏若膺皆舍元朗之正論而從師
 古之曲說竟欲以東晉時傳寫之誤字改西晉以
 前不誤之舊本此不可以不辨
 辨衡案在存也謂存問之不厚其墻垣以無憂客
 使無令客使憂寇盜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
 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葺覆也
 葺謂以草覆牆李涪云繕完葺牆文理不達所疑
 字誤遂有繁文予輒究其義是繕字葺牆以待賓
 客此則本書字誤為完書曰峻宇雕牆足以為法
 段玉裁云古三字重疊者時有安可以今人文法

繩之下文無觀臺榭豈非三字重疊邪況此篇因
 壞垣屬辭士文伯誇垣之好不應見毀添設字
 則無謂矣王引之云杜注云葺覆也釋文云謂以
 草覆牆也然則繕完葺牆者既繕完之又以草覆
 之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請
 命請問毀垣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介
 間也誅求無時誅責也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
 以來會時事隨時來朝會逢執事之不問而未得
 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
 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薦陳
 猶獻見也陸祭云薦進陳設也衡案陸說即杜義
 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

罪或衡案濕本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僑子產名文

公晉重耳官室卑庫無觀臺樹以崇大諸侯之館

館如公寢庫廢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易治也

巧人以時填館官室巧人塗者填塗也莫釋文填諸

侯賓至甸設庭燎庭燎設火於庭亦謂之甸師也

禮甸師職帥其徒以薪蒸故亦設庭燎外內饗僕人巡官巡

官行夜衡案周車馬有所處賓從有代代客

役巾車脂轄巾車主車之官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瞻

視客所當得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展陳也謂羣官

各陳其物以待賓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

去則事不廢廢衡案公不留賓則為日少嫌於事或

速去亦無廢事也事謂使憂樂同之事則巡之巡

行也有衡案事謂事變無事則僕人巡官教其不知

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蓄患言見遇如此寧

當復有蓄患邪無寧寧也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

濕今銅鞮之官數里銅鞮晉離宮或衡案鞮本而諸

侯舍於隸人舍如隸人舍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

門庭之內迫迤又有牆垣之限衡案言門卑小不

不可踰越故不得壞垣而納車也門不容車駁

不必讓垣以致晉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厲猶災

也言水潦無時陸祭云天癘者天之癘氣猶周官司救所謂天患彼疏云水旱之疾疾病之害是也不戒言不為戒備阮元云石經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明翻岳本天厲作天癘毛誼父六經正誤云天癘不戒注疏及臨川注云癘猶災也言水潦無時據此義則當作天案杜氏注云癘猶災也言癘疫天殺則天癘亦不為非陳樹華云毛氏未見石經故不能遽定哀元年賓見無時命不可知傳云天有苗癘更是一證

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問晉命已所止之宜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言鄭與魯亦有同姓之憂若獲薦幣薦進也脩垣而行行去也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及命於晉君趙文子曰信信如子產言我實

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羸受也正義賈服注皆讀

為盈是滿也故皆訓為受倅頤煇云案羸露也謂以隸人垣露處諸侯即上文所謂暴露也昭元年傳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杜注露羸也二訓本互通案徧檢古籍未有訓羸為露者杜既訓露為羸此當訓羸為露而今訓受者羸本無露義昭元年傳注今本作露羸也露羸皆訓疲非暴露之義也倅說妄甚今案羸盈同音訓羸為盈其義自通君行師從而舍之於隸人之垣車馬從者盈溢於垣內故云羸諸侯凡器受物則滿滿者受之極也故賈服以下轉盈為受不可易已

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敬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禮加敬衡案禮加其數不特加敬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日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

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詩大雅言辭輯睦則民

協同辭說繹則民安定莫猶定也釋文繹本又作

假借字其知之矣謂詩人知辭之有益鄭子皮使

印段如楚以適晉告禮也得事大國之禮昔犁比

公生去疾及展輿犁比昔子密州之號既立展輿

立以為世子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

展輿因國人以攻昔子弑之乃立展輿立為君去

疾奔齊齊出也母齊女也展輿吳出也為明年奔

吳傳書曰昔人弑其君買朱鉏買朱鉏密州之字

言罪之在也罪在鉏也傳始例申明君臣書弑今

者父子故復重明例為州之緩聲衡案傳云書曰

則直舉經文以段玉裁謂左氏經作買朱鉏是也杜

例言書曰則皆舉經文未道也死傳異文而言書曰

者也且經例稱國人不道也死者稱字無罪也

買朱鉏果密州之字書昔人弑其君買朱鉏其父

雜出其義將安處不思甚矣又案展輿弑其父經

氏詳釋之曰犁比公虐國人患之是無道於其民

也又曰展輿因國人以攻昔子弑之若國人患

昔子展輿雖怨見廢亦不能弑之夫天之立君以

牧民也今不牧而虐之是背天也背天者罪莫大

焉故傳斷之曰言罪之在也春秋之意故亦曰民

得而解吳子使屈狐庸聘于晉狐庸巫臣之子也

成七年適吳為行人通路也通吳晉之路趙文子

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延州來季札邑巢

隕諸樊在二十五年閻戕戴吳在二十九年戴吳

餘祭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二王之命也非

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嗣君謂夷末

衡案末又作昧通或作昧則訛今從宋本甚德而度德不失民民歸德

度不失事審事情衡案循度而行故不失民親而

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之子孫實

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言其三兄雖欲

傳國與之終不肯立十二月北官文子相衛襄公

以如楚文子北官佗襄公獻公子宋之盟故也晉

楚之從交相見也過鄭印段廷勞于棊林如聘禮

而以勞辭用聘禮而用郊勞之辭文子入聘報印

段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逆文子事

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

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執逝不以濯詩大雅濯

以水濯手衡案鄭箋逝猶去也當如手持熱物之

去手也用濯者數用水濯手也如禮之於政如熱

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此以上文子辭子

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

叔美秀而文其貌美其才秀惠棟云說苑政理篇亦載此事蓋本左傳

乃云子大叔善決而文善決訛為美秀衡案美其
 顏秀其容故美秀連言文乃其才故以而字隔之
 此序四人各舉其能善決即能斷乃馮簡子之
 能非子大叔之才美秀訛為善決耳傳文不誤公
 孫揮能知四國之為知諸侯所欲為而辨於其大
 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而善為辭令裨謀能
 謀謀於野則獲得所謀也謀於邑則否此才性之
 敝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於子
 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謀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
 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
 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也傳
 跡子產行事以明北宮文子之言衡案言子產所
 為如此是以事

皆合禮故文子鄭人游于鄉校鄉之學校以論執
 稱之為有禮也中謗議國政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
 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患人於
 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
 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
 為忠善則怨謗息不聞作威以防怨欲毀鄉校即
 作威豈不遽止然猶防川遽畏懼也陸祭云漢賈
 誼云治土而
 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
 立而待也辭意足與此相比顏師古曰遽速也衡
 案遽陸訓速顧訓亟皆通杜以大決所犯傷人必
 為惶遽之遽故訓畏懼迂矣

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道通也不如吾聞

而藥之也。以為己藥石，然明日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仲尼以二十二年生，於是十歲長而後聞之。子皮欲使尹何為邑，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尹何年少。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愿，謹善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夫，謂尹何。正義：病差謂之愈，言不能之病也。愈，知治必速也。衡案：愈猶益也。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多，自

傷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製，裁也。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言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慢易

也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
 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
 足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
 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
 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
 以能為鄭國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衛侯在
 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
 似君矣將有他志言語瞻視行步不常正義服虔
云云言令尹
動作以君儀故云以君矣服言以君儀者明年傳
云二執戈者前矣是用君儀也俗本作似君若云
似君不須言矣今定本亦作似字恐非王念孫云
令尹圍之威儀本作令尹圍之儀其威字則涉下

文威儀而行儀謂容儀也故杜注曰言語瞻視而
 步有似於人君非謂其有威儀也下文云有威而
 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令尹有他志而
 瞻視言動上儼於人君何可畏可象之有且下文
 明言令尹無威儀已是不得言見令尹之威儀矣正
 義曰言令尹無威儀已是不得言見令尹之威儀矣正
 服言以君儀孔言用君儀皆但言儀而不言威儀
 則正文之無威字明矣自唐石經始衍威字而各
 本皆沿其誤羣書治要自唐石經始衍威字而各
 傳改之漢書五行志引此無威字亦後人以誤本左
 據正義中似以本多互譌今從十行本王所引定本
 也正義中似以本多互譌今從十行本王所引定本
 尹之儀今本作令尹威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
 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
 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
 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

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
 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
 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
 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
 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
 棣棣不可選也詩邶風棣棣富而閑也選數也元
云間即嫺字之假借說文嫺雅也衡案嫺習也
也毛傳棣棣富而間習也選算通故杜訓數言君
 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
 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詩大雅攸所也攝佐也陸
記緇衣注引此詩鄭注云言朋友以禮義相攝正
也衡案杜以攝為引持之義故云佐也鄭以為攝

酒之攝故云相攝正二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
說皆通而鄭義差優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逸書曰大國畏其力小
 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言則而象之也大雅又言文王行事無所斟酌
 唯在則象上天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
 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
 為臣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三旬不降退脩教而
 復伐之因壘而降蠻夷帥服可謂畏之文王之功
 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行至今為法
 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

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左傳輯釋卷十七終

彥根

成瀨篁伯功
澀谷啓子發

按字

